

王西安：陈式太极拳第十一代传人

◆ 王占海

拿出拳击的架势，来回蹦跳，虚晃几拳，呼呼生风，猛然进步前冲，一记重拳直捣王西安面门。王西安一个侧引，同时一掌递出，恰好打在他的肚腹上，他一口气上不来，仰面跌倒，休克过去。陪同的人急了，王西安却说：“他里外没伤，一分钟就缓过来了。”果然不久，总教练一个鲤鱼打挺站立起来，给王西安行了一个鞠躬礼，表示要好好向王西安学习太极拳。

追溯故事的前情往事，让我们将镜头对准上世纪50年代的小王西安。那还是1952年7月的一天，陈家沟一户人家的后院，一个8岁的孩子爬在椿树上。他看见不远处，陈茂森正在院落里打太极拳，那拳打得美妙无比。这孩子就是王西安。他看得心痒难耐，终于忍不住，推门而入，请求道：“茂森叔，您教我打拳吧！”刚才还在盘架走拳的陈茂森，耸耸肩膀，两手一摊：“打拳？我不会打拳。”王西安吃了闭门羹。他是陈家沟人，但他不姓陈。多少年了，陈家沟陈姓人家将太极拳视为“独得之秘”，只在族内代代相传，外人难窥门墙。

王西安偏偏就迷上了太极拳。村里有一个教拳场，他天天到那里玩耍，在旁边模仿比划，回到家后自己练。后来，他一去，人家便坐地歇息，只顾说话。再后来，干脆将大门给关上了。一次次吃闭门羹，反而激起了王西安的倔强天性。他立下誓言：“我非要学好太极拳不可！”除了上学，王西安的心思全在太极拳上。他的小伙伴陈启亮会练拳，他便成天缠住陈启亮学拳。王西安就这样学了6年拳。

1958年，一个天赐的良机到来了，著名太极拳师陈照丕告老还乡。一踏进陈家沟，老人惊呆了，偌大个村庄，不见一个练拳走架之人！想来陈式太极拳相传十八世，现在快要断绝了！老人心痛无比，为了传承太极拳，一个人办起了太极拳培训班。不论姓陈姓王，不论年长年少，不论是男是女，只要学，统统收；不论刮风下雨，不论白天黑夜，不论寒冬酷暑，只要来，统统教。

趁此机会，王西安高兴地进了培训班。他练了一趟拳，陈照丕一看，就知道这孩子身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天资禀赋，将他收在门下，重点培养。王西安开始接触到陈式太极拳最为精粹的部分，真有一步登天的幸福感。这一年，王西安14岁。从此，在王西安家后院的东大角树下，一年四季都可以看见他练拳的身影。一招“舞花竖刀翻身砍”，他一抡就是20天。一路“春秋大刀”，他舞得气势雄伟，威猛无比，人称“大刀王”。

循序渐进，是陈照丕教学的特点。他让弟子们练习盘架，一练便是几年。时不时点拨动作要领和演练方法。在盘架精熟后，陈照丕再让弟子们练习推手，以检验拳势正确与否。

王西安找伙伴练习推手，跌跌打打是家常便饭，跌倒了，他爬起来，又继续上。渐渐地，在师兄弟中没有了对手。而学拳并不是依葫芦画瓢的事，更重要的是领会变幻莫测的拳法之后的原理。太极之法、阴阳、虚实、玄之又玄的奥妙，经由老先生诠释，进入王西安的心中，使他愈发感到太极世界的的神奇。爱琢磨的王西安，常闭着眼，一声不吭，默

默地比划一个动作，不久，琢磨通了，心领神会。

春去冬来，寒暑交迭。在名师陈照丕的悉心教导下，王西安的拳艺如春园之草，与日俱增。此后，无论风云变幻，练拳始终是王西安人生的重中之重。他所想的，依旧是如何让太极拳在太极之乡复兴。他召集全村民兵到大队院内练拳。于是，陈家沟的院落里、林木间、沟壑处、黄河滩，到处都出现了习练太极拳的身影。陈照丕伤病康复后，王西安请老人出山教学。村里成立业余武校，他自任校长。一个班以民兵为主，目的是深造，一个班以青年为主，目的是提高。比武大赛时时有之。老百姓乐呵呵，比着赛着练习太极拳。

1972年底，陈照丕老人因病逝世。王西安又前往北京，请著名太极拳大师陈照奎回村教学。陈照奎练的拳师称“新架”，乃其父陈发科所创。这套拳法缠丝多、发劲多、架子低、难度大，可以有效地缩短练功周期。陈照奎年年返乡，将自己平生所学尽授村中弟子。

在名师教导和自己的领悟下，王西安的拳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无论是老架、新架、推手、散手或器械，其动作招式无不体现自然而然的本色韵味。演练套路似行云流水，连绵起伏，舒展大方，形神兼备。从内到外，从外达内，鼓荡沉稳，一动无有不动，松空气运，刚柔相济的变化细腻准确地把握在虚实、开合中，可谓是集太极拳法之大成。

转眼，到了1983年的7月。王西安应全日本太极拳协会会长三浦英夫的邀请，前往日本访问。在名古屋，王西安正在讲解陈式太极拳的

健身作用，一个名叫宫井的空手道教练问：“太极拳是很好的健身术，技击行不行呢？”王西安说：“既然是拳，当然可以技击！”宫井道：“我可以领教一下吗？”王西安伸手作礼道：“请。”宫井迈步上来，伸出钢钩般的十指，猛抓王西安双臂，想用空手道的技法摔倒王西安。不想王西安早观其动向，内力暗运，双臂硬似铁棍，随之—松，柔若无骨，宫井似乎抓了个空，就在他一愣神的当儿，只见王西安身形一动，宫井跌了个屁股墩。他爬起来，再次扑向王西安。王西安闪身横跨一步，早到宫井背后，小臂—横，宫井被击出3米多远，扑倒在地。这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转眼又是30年，王西安的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太极拳艺，在世界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法国报纸赞扬他“已经站到了武术的巅峰”。美国《美南新闻》杂志撰文，称王西安是“世界太极拳王”。日本报纸说他是“武术的化身”。王西安拳法研究会或王西安武馆在十几个国家成立了。王西安还担任着国内外50余所武术组织的主席、顾问或总教练。法国的巴德内市市长授予王西安“永久荣誉市民”称号。日本的大阪市市长赠送王西安城市的金钥匙。但是，当他们邀请王西安定居国外传拳时，王西安婉言谢绝。他说：“陈式太极拳是一种民族文化，它的根深蒂固地在陈家沟，让这条根盘结得更牢固，生长得更粗壮，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弘扬太极拳，便是王西安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摘自《太极，王者之道》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8月版）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19.离别

我不认得日文，猜想大概是鼓励日本兵打仗的，就把糖纸踩在脚下。那小日本兵还是和善地笑着。我不禁奇怪起来，这貌似文人的大佐和这笑眯眯的小日本兵不像是鬼子，不过不像鬼子我也不喜欢他们。从这以后，家里就开始收拾东西。把钢琴处理了，盛字画的大柜子连同爸爸收集来的残砖破瓦，还有客厅角上立着的佛像等等，不可能带走的，一并拉到教堂的地下室存放。地下室没有墙，像学校的风雨操场似的，只是矮得多。那时，地下室存放的东西已不少，一家一堆，都有标记，以为很安全。1948年我七姨从青岛去美国，路过香港，来信说地下室遭了火灾，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妈妈当时就明白是被偷光了，放把火打掩护而已。果不然，30年后，妈妈在南京“文化大革命”抄没物品认领展上，看见一幅题款“地山兄指正”的字画没人认领，于是它就物归原主了。可惜它不会说话，不然如何从香港的教堂地下室到了南京的红卫兵手中，必是一个引人的故事。

大人们忙着启程前的各种事情，我和哥哥视为最重要的就是动员袁妈、刘妈和我们一起去，还找出地图来证明，回内地就离北平近了一些。她俩只是叹气，被我们缠烦了就说我们两个不懂事，还说不能再拖累妈妈了。我们还真是懂事，振振有词地说拖累不了。有时候，她们也不管我们的喋喋不休，只是把我们搂紧在怀中，泪光闪闪。

妈妈已将她俩安排好了。袁妈去熊婆婆家，刘妈去水太太的妹妹家。我一岁时，刘妈带着我在水家住了半年多。水太太的妹妹，我们称她五姨，那时还没结婚，就住在她姐姐家，现在结了婚也在上海。妈妈托了人，把她俩一块儿带去，路上也能相互照应。到了上海的人家也都是熟悉的人，妈妈比较放心。

分别的那天终于来临了，雇了一辆小货车，把行李全装上，婆婆带着我和哥哥坐在车



尾行李上面。当车子启动，袁妈和刘妈追着车子跑，边哭边嘱咐我们两个一路要听话。婆婆也哭，哥哥也哭。我咬住嘴唇忍着，觉得自我就像《黑奴魂》里被卖走的小孩儿。

我们在码头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袁妈和刘妈也下了山，和带她们走的人住到另一家旅馆。她们俩还过来看我们。我们又见了面，又分别了一次。我和哥哥送她俩走了一段路。我的两只手一直攥着刘妈的大手掌，脸贴住她的身子，都没有说话。

妈妈到码头上亲自看着把我们那六面都贴上了名字的行李装到了货船的中层，因为装在下层的东西通通都会被压坏，装在上层的就会被偷刺了空壳。这都是那些字画起的作用，而且还免了检查，所以妈妈连日本人最爱的英文打字机都带了回来。我们还提前上了船，算个二等舱，其实就是个统舱。没有床位，自己在地上打铺，能容二十来人。我们捷足先登，就占了离门远些的最里边。弄妥后，我和哥哥就到船舷看后上船的人们被检查。船下海面漂着枕头、小匣子之类被日本人扔进海里的东西。

船终于离开码头了。我看见临海的干诺道上，从前那一座座英国国王大铜像的空柱台，铜像都倒在了街边地上，面朝里，颈上还挂了一块木牌，吊在背上。过去爸爸指给我看过，说那是英国人向中国人示威的东西，什么时候香港回到中国，就会把它们都搬下来。现在它们都下来了，但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敌人干的，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悲哀。往上看，山上一片郁郁葱葱，房屋掩映，那边曾经有过我的家。再西边，有爸爸的坟。走以前妈妈带我俩去告别，坟依然是土堆，妈妈在一边坐了许久许久，以至我们俩玩得都打起架来。妈妈流着眼泪喝住我们，指着土堆说：“这是你们爸爸的坟哪。”我两才又悲从中来，乖乖地挨着妈妈，低着头坐了许久，惭愧不已。抬头再向上看，山顶飘的不是看惯的米字旗，而是个红膏药，赶快把眼光收了回来。香港越来越模糊，远去。别了，香港。别了，我的童年！

明起连载《筱文艳：生我不负谁剧情》

5.壶是咱的命

古子樱把自己的想法婉转地告诉了袁朴生。结果，袁朴生看了他一眼，晚上出去看戏就不再带着他了。古子樱非常后悔，袁师傅一旦认定的事，是不会回头的。以古子樱的眼光，这小小的古蜀街上有的是美女。嗨，水土有灵气的地方，要不出美女也难。就是沿街走巷卖栀子花的村姑，也是白白净净，透着水灵。田保长家的千金田月桂，不就是个绝色美女吗？有一次他跟着袁师傅从田保长家门口走过，恰巧那田月桂从台阶上下来，那走路的姿态，那一颦一笑，就像春风里的杨柳那么婀娜，在古子樱看来，那种古典的、略带矜持的美，是语言和文字所难以形容的。他认为，袁师傅要找的女人，就应该是田月桂那样的，有门第，有地位，有气派。记得那一次田月桂见到袁师傅，一改平时的矜持，粉嫩的鹅蛋脸顿时像荷花一样笑开了，古子樱觉得那种笑是古典美人的一项专利，古蜀街的紫砂壶再怎么好，再怎么有名，也不敌美人的回眸一笑，那比画片上的美女，不知要强多少倍。可是，袁师傅不吃啊。袁师傅只是朝田美人礼貌地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

关于田美人，袁师傅是这样说的：天上的月亮好看吗？当然好看，可是她在天上啊，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

跟袁朴生学做壶，古子樱得法学却不得巧。他的一双细皮嫩肉做郎中的手，学做壶时非常笨拙。袁朴生教他打泥片，一个手势，一个拍打泥片的动作，学了多日仍不能让袁朴生满意。捏着一团紫砂泥，古子樱心里是有感觉的，很多想法，却不能由心传手。说到底他就是手笨，怎么也奈何不了那团泥。时间久了，袁朴生对他似乎就没有多大信心了。说，反正你也是玩玩的。又说，还是做你那郎中吧。

古子樱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要学做壶，他到底是哪里人？袁朴生自然不会知道。袁师傅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壶，到底有哪些秘籍？却是古子樱常常要琢磨的呢。用一个小本本，天天记；不光记袁师傅，古蜀街上有哪些好的壶手，他们的名字，擅长做什么壶，什么价格，家住哪条巷子？古子樱能知道的，全部

记录下来。古子樱还发现，自从袁朴生搬进了那栋宅子，身价仿佛涨了许多。那些来头大的壶商，直接就去了袁宅，袁朴生布置了一间茶室，天天是高朋满座。他的壶，就是日夜赶也来不及做，那些订单加起来，一叠足有寸把厚。

袁朴生悄悄地对古子樱说：他们急，咱们可不能急。得悠悠地做；壶可不能含糊。那是咱的命。袁朴生心里蛮有谱的。该喝茶时喝茶，该会客时会客，该做壶的时候，老天打雷

他也不动一动。袁朴生喝茶，用的是一把自做的玲珑壶，青铜珠，细巧玲珑，壶钮是一颗珠子，大红袍肉，竟可与玛瑙媲美。古子樱非常羡慕这把壶，有一次忍不住用手摸了一下，袁朴生赶紧说，嗨，小心别碰！古子樱还知道，其实袁朴生买下万生酱园沈老板的这栋旧宅子，并没有花很多银子。袁朴生毕竟囊中羞涩，银两不足的部分，沈老板容许袁朴生用自己最拿手的几把壶来顶。在一栋宅子的买卖里，几把泥壶竟然可以顶替真金白银，这让见过世面的古子樱也暗暗称奇。

不但宅子，连家具也可以用壶顶。古蜀街上，富裕人家讲究用紫檀家具；中等人家大抵用的是榉木家具；盂手盂工短衣帮，皆用毛竹制成的简陋器具。袁朴生置下这么大的宅子，总不能还用那些竹床竹椅吧。用什么家具，古蜀街上的人都盯着呢。

居然有一个无锡来的家具行老板，愿意用一堂红木家具来换袁朴生的壶。却居然被袁朴生谢绝了。他只要了一堂榉木家具。半旧的。在他看来这已经很奢侈了。一堂半旧的榉木家具从古蜀街的街巷里拉过去，把所有人的嘴都堵上了。东坡书院的掌门邵仙坤老秀才，那肚子里装了多少墨水啊，他家里也就是一堂榉木家具。就凭了几把壶，宅子也有了，家具也有了，但袁朴生得手之后，一点也没有张扬。仿佛他早就知道，他的壶早晚就是真金白银。古子樱的岁数要比袁朴生大些，但他觉得，袁朴生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城府。就像他最拿手的仿鼓壶一样，从容、内敛、老到。

但袁朴生也是有对手的。有一个人，古子樱从一开始就感觉他跟袁朴生不对劲。此人名叫西门寿，做花器的艺人。

国壶

徐凤

